



後集卷第九

硯銘十一首

丹石硯銘一首

王仲儀硯銘一首



端石硯銘二首

黃魯直銅雀硯銘一首

陳公密子石硯銘一首

龍尾石月硯銘一首

邁硯銘一首

迨硯銘一首

卯硯銘一首

唐陸魯望硯銘一首

贊八首

九馬圖贊一首

黃初平牧羊圖贊一首

二疎園贊一首

延州來季子贊一首

偃松贊一首

三馬圖贊一首

李潭漢馬圖贊一首

李端叔真贊一首

雜文十五首續養生論一百附

太息一首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一首

送潯唐仲思題師孤山一首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一首

趙德麟字說一首

書晁無咎所作杜與子師字說後一首

書東皋子傳後一首

書黃子思詩集後一首

外曾祖程公逸事一首

葉誦一首
補龍山文一首

東坡酒經一首

書柳子厚牛賦後一首

剛說一首

硯銘十一首

丹石硯銘一首

唐林大遺予丹石硯粲然如芙蓉之出水殺墨而宜
筆盡硯之美唐以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
予蓋知之銘曰彤池紫淵出日所浴烝為赤霓以貴
揚谷是北斯琢非石非玉因材制用壁水環復耕于
中洲藝我玄秉投種則獲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一首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
質小任志施為何常明哲所共

端石硯銘二首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少而好直贈以端硯且
之曰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為煤孤竹為筆蓬麻
效紙仰泉攷滴斬几信聲鉤以全吾直
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
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黃魯直銅雀硯銘一首

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
得反天宅遇發丘將復為麟獲纍然黃子玄豈尚白
天實命我使與其蹟

陳公密子石硯銘一首

孰形無情古亦卵生黃胞白絡以孕黝頰已器不死
可候兩晴天昇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一首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者哉生明而
運墨者旁死魄忽玄雲之霑霽觀玉兔之沐浴集幽
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
不沒

邁硯銘

邁往德興費以
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

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中陰壑閱重湫得之艱崑輟授旌苦
學昇長頭

郊硯銘一首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郊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峻
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硯銘一首

噫先生隱唐餘其杞菊老樵漁是器實實相予為散
人出叢書

贊八首

九馬圖贊一首并引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拳毛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為幾日筋骨應圖至三萬疋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監挽磨淚濕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為至駿其一毛棄我千里蹠齧是乘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求歎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一首

元生秦心如牧羊奴之無何有之知止者自止行可丁先生超然坐其旁挾淡讀書羊不亡化而為石走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上賓手服箱號拜兩二行四方莫隨上林芒砀即親門舐地尋鹽湯

二珠圖贊一首

惟天為健而不斗時沈潛剛亮以交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不載于今我覽畫圖涕下沾襟延州來李子贊一首并引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
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聖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
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
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將
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十里將兵季子何其
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
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
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
然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求也云
之七十五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國之自亡

曰季子雖至不吾奪也夫季子德信於吳人而
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
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
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季之無益
也夫子胥以閭廬霸而夫差殺之如臯諫豈獨難於
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
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
也況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
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秦伯之德鐘於先生素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秋

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偃松屏贊并引

予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
壽而不萃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
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入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
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勿子過從我南來盡寒
松偃蓋爲護言小屏爲之贊曰

燕南趙北天茂之麓天樞雪峯地裂冰谷凜然孤清
不能無生在此備身地方之精素皮不骨瑣碎營營
方息不知江寒秀登焉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

以洗我瘴

三馬圖贊一首并引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

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道諸生游師雄行邊教武備師

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權許

之遂禽猾羌大首領免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

遣使告求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顛而鳳膺

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

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

廷未嘗一顧其後國人起居不以時焉有斃者上亦

不問明年先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
魏太師潞國公詔許之奇為熙河帥西蕃有貢
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
之奇為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其
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
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
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
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
在惠州謫居無事閱湘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
馬之神駿乃為之贊曰

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嫫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
駭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昆瑤帝念民乃
下招籥歸雲逝房妖

李潭六馬圖贊一首

六馬異態以似為妍畫師何從得所以然相此養者
舉脣見咽方其養時槁木萬錢絡以金玉非馬所便
烏乎各適其適以全吾天乎

李伯時畫李端叔真贊一首

須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曾腹之掀然以為可得
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

畫于龍眠矣嗚乎將為既琢之玉以殺其天乎其將為不雨之雲以抱其生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

雜文十五首

太息一首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進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

在也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而承而見訕且訕公者年在城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也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為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一人者士之起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為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素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之而價豈可以愛憎口舌

貴賤之數少游之弟少章復以吾游不及暮年而論
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自其親且不忍去烏乎
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而作太息一篇以餞其
行使藏于家三年然後出之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一首

日行于天委照萬物之上光之所及或流為慶雲結
為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
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于一筆墨搗藻尺素之上并
翰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
為多子孫世守之遂為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

子與出以示臣賦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送錢唐僧思聰歸孤山叙一首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
禹不能知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
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
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為誠孰為明也
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
則通通則流是焉知真惠哉醉而狂醒而止惠之生
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
常得大通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岸惠之

生定速於定之生惠也錢唐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
二捨琴而學捨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
遂讀年嚴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羅備
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觀世音語字之曰聞復使
聰日進而不已自聞思修以至於道則華嚴法界海
慧盡爲遠慮而况書詩與琴乎雖其昔之學道無自
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偃屨承珣苟有以之其巧智物
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
如水鏡以一舍萬則書與詩富益奇吾將觀焉以爲
聰得道淺深之候

書諾公送周梓州詩從一寄

予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予既有
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歎之歎遂請梓州得
之予時以詩送行有掃棠陰踵畫像之語旋出領杭
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
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
孺甚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奪之乃止不敢
乞梓人願復借留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丞相呂公
典領實錄見熙寧中正孺爲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
子哉斯人也因言于上除正孺直秘閣士大夫以才

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
為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
諸公送行詩于石求余為跋尾乃記所聞以遺之且
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趙德麟字說一首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
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勲名聞者
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材與天下共之增
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
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蔡

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發書君令
時遊得其為人博學而文為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
於為政子以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
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
五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
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
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
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
為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
室之賢而主上虛已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

皆抃而不聞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
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
守以富貴為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名而馳之既
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為之說

書晁無咎所作杜與子師字說後一首

易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夫
君子得與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
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
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
錄未及既完兵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與無咎意初
也異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其如
父者可謂富於言而妙於理者也

書東臯子傳後一首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
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習中為之浩浩焉
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
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
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
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
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

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司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臯子待詔門下每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羨三升殊可憇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能得自釀月用一斗一畚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大守尚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空子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歲下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五日為惡之

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黃子思詩集後一首

予嘗論書以謂鐘王之迹蕭蕭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鐘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逮韻而才不逮意獨常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

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
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
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
二十四韻恨當特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閔
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
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重
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
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之行高志
爲更有異於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
此

外曾祖程公逸事一首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
夫憚迷官官闕選立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
山尉有得盜蘆菴旅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
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賂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
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知其冤詐謂盜曰汝冤盍自
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旣直其事而尉掾
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誅囚罷歸不及月尉掾
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
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

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荷
擔而往。暫對即主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
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
外祖父壽九一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
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
微矣。或謂盜德公之冢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
不決豈三者亦因以古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
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
之思實鐘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
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藥誦一廿日

秘中散作幽憤詩心不免矣。而辛章乃曰采薇山阿
散髮巖岫求嘯長吟。願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
司馬景王既殺中世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
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
也。采薇散髮其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
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
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旤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
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詩至
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

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滯勝之壽有蟲館於吾後滋味
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麩
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伏苓麩足之飲食之外不
啖一物主人拈稿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
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為藥使人誦之日三日東坡居
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
之既伯牛之疾雖以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
伏苓多矣居士則何以言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
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伏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
則食無則已者與之無既兮烏乎噫噫館客不終以

是為愧兮

補龍山文二首并引

丙子重九客有言相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
這孫盛朝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
不見此文予乃戲為補之曰

征西大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奉哲壺歌雅奏
綬帶輕恰胡為中觴一笑纔發揆揄競秀揄抑獨脫
驥駮交鷺鷥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
枯顛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閑達容此下士顛倒冠鞮
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備此爵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
散髮箕踞墜重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
不知有我帽復奚歎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
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
歌詩寧擇請飲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叟

東坡酒經一首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喫之香嚼之
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麩而起肥
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
益得此麩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

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
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
二兩之麩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傳也釀者
必壅按而井泐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
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麩
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
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後定也既定乃注
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
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筭得二斗有半此吾
酒之正也完筭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

揉以餅麩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
之五一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
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芻絕不旋
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
醱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言柳子厚牛賦後一者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
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
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
藥但殺牛以恃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

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不
至報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告為却藥禁醫不得
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
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
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
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喻
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
記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

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峻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荅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

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牧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

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
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
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
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
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
此二事遺其子勸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續養生論一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
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
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為君子貪狼

故為小人予少以二人之學而為之說曰火烈而水弱

烈生正弱生邪火為心水為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

腎邪腎無不邪也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

者心之官正而腎以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

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為政也知此則知

鈇汞龍虎之說矣信謂鈇凡氣之謂鈇或謂或或

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凡動者皆鈇也肺實出納之肺為金

為白虎故曰鈇又曰白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或謂

血精汗便利凡流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為木為

青龍故曰汞又曰龍虎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類

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
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術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
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寧而腎為政聲色外誘邪淫內
發壬癸之英下流禍人我為腐爛是汞龍之出於水
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喜則攫拏隨之怒則
毀擊隨之哀則憊躑隨之樂則鼓舞隨之心動於內
而氣應於外是磁虎之出於水者也汞龍之出於水
磁虎之出於火有龍出而後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
也其人教之以逆術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
生也其說若何孤子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

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
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
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
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
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為离离麗也必有所
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
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于腦而溢于玄膺若臍液而
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
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為水凡人
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

二日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日木骨生而目堅凡物之
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日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為
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
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于火流
于腦溢于玄膺必歸于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
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于四支決
于肌膚而日壯其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鈔虎之自
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為人逆
行則為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東坡後集卷第九

東坡後集卷第十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形勢不如德論

禮以養人為本論

既醉備五福論

御試制科策一道

擬進士對 御試策一道

王者不治夷狄論

論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
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也故以不治治之治

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爵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

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是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

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
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
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未其說也故曰王者
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
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悻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
邊鄙則已幸矣又況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
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
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
來而書之以魯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
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亦以絕戎狄也疾夫以

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謹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論曰君子之為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
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
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
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為
已慮之又為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已
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
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
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為義而行

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
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夫
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
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
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
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
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卑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
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
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
太祖而非己之所得享有也天子不敬以其太祖之

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
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將亦受
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
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為
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
讓而為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為法也今劉愷
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為過也將以壞
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為是非常之行
去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
多以此為名者安順相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

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帝元成以侯讓其
兄而為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
易者世以為無能而損之則丁鴻之役於中道尤可
以深嘉而屢歎也謹論

禮義信足以為德論

論曰自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
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恭大而至天子恭小
而不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
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
無以逸夫責重者一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心而手足

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也
不以為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
學衰而道散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
者之一偏以為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
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為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
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
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是說之為變延於天下也
故極言其大而然折其詞以為上好禮則民莫敢不
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讓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嚮負其子而歸矣安用稼而耕

者以為禮義與信之成爲夫楚之所謂汲汲
旱稼者何也是非以憂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志以
慢其上為憂乎是非以人君爲憂而民安樂而使民
苦獨賢為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賢之則空言不足
勸課百姓為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之私憂過言也
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善者習爲善卑者安爲卑
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
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為多飽餽者不自以為
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
天下之惑使詐於中者必形於外信之名者必得其

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
以成德矣故曰：愛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謹論

形勢不如德論

論曰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
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
爲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矣未嘗不以
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
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
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歎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
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

食其功力可得而收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為運籌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賈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惡為國者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自此以人為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走也秦之取天下非天

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以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為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

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或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謹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論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婦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抑宗元之論當勸萬世法也越既滅吳范蠡以爲計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地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

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一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
用蠶蠶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蠶亦鳥
喙也魯仲連既退秦國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
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以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
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一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
逃隱於海上曰志富貴而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
志焉使范蠡之去如由日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
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蠶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
吾是以累歎而深悲正而蘇子曰子胥種蠶皆人傑而
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

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
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
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
也無大患然昏難之而不為得藥毒石以搏去其疾
則皆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
之禮樂之興廢乎有日矣謹論

既醉備五福論

論曰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
行之也以其功與而民樂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
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

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
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死覆我也貧賤勞
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
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
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愛使天
下爲已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
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
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
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
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

之以不懈歟祝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
者是謂至誠行誠無近効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
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
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
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
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
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
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者攸好
德也高明令終者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
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

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
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
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惜老
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
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
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
其命服朱黻則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
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眈眈焉疾視而不能平
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
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論

御試制科策一道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
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
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鑿曰
野雖闕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淺
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
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

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
不知懼繫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
月壬子日食于朔涇雨過節煙氣不效江河潰決有
川騰溢求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
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
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
其合於經乎方咸夏之時論因報重其考於古乎京
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莫右
僭差不度治當先四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攝燕或
曰不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

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指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
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徐之國風宣王北
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象宰制國用唐以宰相
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重
責之內史蕭賢之言不冝兼於宰相錢貨之制重
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陸
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
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
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倬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

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問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抑佞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大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是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上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技之勢洪乎

天下獨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賢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成於陛下耶雖然惡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臣惟制東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寒林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乎變審於情偽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認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

下之事業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以道遠為歎則是 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沉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知也其宴安而無為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 陛下之不動者誠見 陛下以天下之上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道

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 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 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誦誦其言語以為聳動之具今 陛下之所震怒而揚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之

不勤也臣願 陛下條天下之官其大者有幾可用
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雖為而起曰吾今日
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以為某事其果濟矣予
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
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
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 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
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如氣或盤田
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微利人已浚澤
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
具戶罕 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 訟之也

夫為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
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 禁多民不知避知法寬濫吏
不知懼累繫者眾愁歎者多凡此 陛下之所憂數
十條者臣皆能為 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
為 陛下道也何者 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
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
與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
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 陛下既得
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
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

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曰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然而聽其所為則夫爵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古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心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又聞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又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無小與也則引身而任天下

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謹小也是邀君以自圖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誅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惡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字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糶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

數無限天下之開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消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邪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秦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挾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奉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徵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愚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

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遠不通而域今之所以不

然通者走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慶外

有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義不敢近而况於取

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

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

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

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

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體非

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

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徵乎所謂利入已浚而厚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

夕變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以其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推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

及其常遷地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
有待也內之審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
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
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
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
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與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
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
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
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借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
却行而未前也夫上之所為而下之所趨也而况從

海黃之干上之所皆昔下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
而治民皆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
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
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
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
繫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
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下朔淫雨過節
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未思厥咎深切在予
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比豈非陛下嚴聞諸儒牽
今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

百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
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正謂五月二十三分月
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
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
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
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
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夕夕特遇險而見焉
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
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
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氣正謂得以

一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
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
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
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
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
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收也今陛下以至仁柔
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澤然
與天下爲咻啣溫煖之政萬事情壞而終無威刑以
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
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

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因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耗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

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繫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齊未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揅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囚先無禁豪右儻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官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網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

禁今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常先內或曰何以
為京師政在撓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
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概舉以為說則天下
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
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撓姦也如使不撓獄市
而害其為撓姦則夫曹參者是為通達主也伏惟
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寫
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
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
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

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嘗讀之以然從其
臣有禮術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車于則曰未
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
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制以覺答覺
答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
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
多與效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備者教之令
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
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備者之罪
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納於安安撤去禁防而為

天寶之亂也伏惟 制書有王業新由形于詩道同
公函詩王業也而宋之國風空矣此後大事也而載
之小雅臣聞函詩古后親公到於此後三業之象難
者也其後累世而至之王之明則王業之成也矣
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意則列於國風而王業之
節乎昔季札親周樂於趙大雅而南有且雅亦難
而不美也而宋之國風空矣此後大事也而載
小雅之所以異者其詩之雅非其意之小亦大
也伏惟 制書有王業新由形于詩道同

支錢穀之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
賞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
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
員之內史者持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
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
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
其後裴延齡皇甫鏘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
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常監之議特以其權
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論今臣常以為有
宰相之風矣伏惟 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推

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也。早蓄積之備邊。臨守禦之方。圓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後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

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均之義。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并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案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

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譏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譏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譏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感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屹屹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無益於國者

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未

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并引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獻聞詩賦無益之語將來山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弃者天下莫不

以爲戒者 祖宗之朝崇尚詩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與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

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
干冒 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策問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評以世務豈特考于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于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

可謂衆矣。揀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愛之。款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

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堂，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皋陶益稷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

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
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
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
執政之意邊鄙大憲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
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
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
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
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
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
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

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
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
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
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照
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
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
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
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
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
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折新可謂必克

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等卑
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
今 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
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 陛
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
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
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
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
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
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

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 陛下以為義天
貪 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彼二三
其巧辯以解若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
能言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
心見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
未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
有文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持行何者慎重則必
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 陛下若出於慎重則
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 陛下亦自信而日取勇矣
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 陛下亦不

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
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 文宗亦非有失
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
者始若勇終必怯廼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
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
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
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
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
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
邊臣欲速而泉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

之策併軍蒐在

陛下不知

日雖有

樂

此世一時也而群臣下

此世一時也而群臣下

之豈不殆哉巨頭

而徐行於九執之道

有司之事也冒何足以

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

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
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况於 陛下乎 聖
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
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
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
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 陛下所
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
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
和矣其咎安在 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
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劍不前鼎鑊在後而

猶犯之今 陛下躬臨堯舜未嘗誅一無罪然刑
教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三
木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
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頌言交攻愈甚於今日
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
刑也今 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 陛下
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爲異論至以
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為古
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
刑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

豈可謂周治而禹孔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
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
一日治安 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
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
訛說惑誤 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
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
衰時哉所以誅群心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
示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
凶危夜相過者皆執一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
盡之雖無射之曰亦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然

聖賢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之道必有本末所
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
陛下擇焉方今揀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
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
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
循規矩蹈繩墨以取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
才分者也道可以明者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
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
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
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

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於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之效也。有剖骨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忤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力，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蕡，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之效，爲不知人之效，乃若惟用衆才，皆

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勦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密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解，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燬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認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

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
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
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
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
衆必法 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
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
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六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
畏衆言不足從 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
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
倫不信凡今之人竝 陛下通衆而自用者必以此

口而 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
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
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
過數人固不言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
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
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
今天下非之而 陛下不回臣不夫所說駕矣詩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
惟 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東坡後集卷十



